

中
国
禁
毁
小
说
百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红 闺 春 梦

(清) 竹秋氏 著

中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二十八回

个中人凄吟忆昔词 局外友识透钟情意

却道祝伯青等人，在京除了办公之外，不是私第宴会，即约到柳五官家小坐。伯青惟记挂着慧珠：“日前寄去的信，也该有回音来了。者香出京，我又托他便道南京，至婉秀姐妹家去走一遭；就是他们没有回书，者香也须一札回覆于我。怎样杳无消息？教我放心不下。”

这日伯青朝散，方回至书房，换了便服闲坐。忽见连儿取了一封信进来，说是南京陈大人差递来的。吏人尚有数日耽搁，俟去的时候，再来讨取回信。伯青忙接过，先拆看了小儒的信，无非叙说叹别的情景。又见信内附了一函，层层封裹，上写祝大老爷升启，下款姑苏婉秀拜托。伯青知是慧珠的信，不禁又悲又喜。急急拆看，前面说了多少别后的话，他等姐妹数人，均各平安。又劝伯青客途保重，努力加餐。万语千言，谆叮密嘱。伯青看毕一句叹息一声，看到凄惋之处，不由落下泪来。点首蹙足，如着魔一般。后面又说到王兰前月已抵南京，他因与洪小姐不睦，与我商议，要迎



娶妹子洛珠，以为侧室。此次君命在身，不敢停留；俟任满覆命之时，定来迎娶等言。

伯青看罢，点头嗟叹道：“者香那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，偏生娶了一位拘泥的夫人，与他冰炭不同，亦是他的命中注定如此，强求不来的。他既立心要纳柔云，好在他们心许日久，一说即成。可羡者香、柔云从此遂心满意，又是天生一对的才貌佳偶，可谓天上人间。但不知我与婉秀的私情密约，何日方能天从人愿。”想到此间，倍添伤感。将来信放过一旁，立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地上踱来踱去的胡思乱想。又记起当日在桃叶渡口初次访他姐妹，三生邂逅，一见情牵；随后即怪怪奇奇，或离或合。即如楚卿之与翠颦，他两人相见较晚，而聚合却早，不似我与婉秀百折千回，终难谐愿。若说我与她有缘，何以几次三番，中多阻滞？若与他无缘，又何以自见面之后，两情留恋，一刻难忘？恨不能直叩苍天，究竟我与婉秀，日后如何？果终无聚合之期，或她死我亡，缺陷其一，即绝了念头。如可以聚合，与其成诸后日，何妨假以时日，成于目前？天公若能明示此段因果，也省了我与他多少牵肠挂肚。思来想去，烦恼倍生。瞥见几上笔墨，顿然感触，回身坐下，提笔疾书，作了忆昔二十韵。刚刚写完，忽抬头见汉槎与从龙、二郎三人走进，伯青忙起身让坐。从龙走近几前道：“伯青又得了什么佳作？”说着，捡起与汉槎、二郎同看，高声念道：

忆昔秦淮畔，相逢正少年；
秋霜题雁字，夜雨劈蛮笺。
未订鸳鸯谱，先开玳瑁筵；



杯羹分素手，笑谑并吟肩。
指我支机石，钩人并蒂莲；
最怜云礧碨，无计鸟飞还。
此度通青琐，前番拾翠钿；
紫罗兜蛱蝶，采索戏秋千。
幽梦红楼隐，贞心白璧坚；
轻盈花半放，绰约柳初眠。
漫盼梢头月，重迷洞口天；
湘裙愁露湿，绿带怕风牵。
鞠釜春先透，香桃瘦可怜；
曲终声细细，人至影娟娟。
小字呼莺燕，浓情泣杜鹃；
琵琶空有恨，琴瑟竟无缘。
侬被微名累，卿偏一纸传；
痕应凝玉筋，信屡卜金钱。
珍重言三五，迢遥路几千；
相思何日了？精卫海空填！

众人看毕，又反复诵了几遍，尽叹赏不已。从龙道：“伯青忧思绵远，情见乎词。若令婉秀见之，又不知添几多伤感！”二郎道：“偏生伯青与婉秀二人，善于用情，两地相思，缠绵固结。回想起来，我等万不及一，真可谓是个薄情人了！”从龙笑道：“你也不算薄情，你与翠鬟的故事，亦闹得不少。而今你们成就好事，遂了心愿，自然不觉得用情了。若今日你与翠鬟也似伯青与婉秀，地北天南的分开，还不知怎样加倍愁烦呢！落得你此时说现成话，真乃饱腹不知



饥肚苦。”众人听了，多大笑起来。

二郎道：“不用说笑了，我们是来商议正经的。”遂对伯青道：“本月下旬，乃令岳江老大人七旬大庆，我们预备送何寿礼，还是各人自送，还是我等几个人公送？前日者香有信来，说他路远，不能备送，托我们代他一分。如可公送，就是我与者香、在田连你四个人联名。”伯青未及回答，汉槎接口道：“你们切不可费事，家君前日即议论过了，一概不惊动亲友。昨日又在朝房内与各官当面辞说，连外省各处，亦早早发了信去，止住他们。”从龙道：“虽然令尊翁辞过，他们仍然是要送的，只愁不收，他的贺礼断无不送之理。我们议论，你不要管，不关你事。”汉槎笑道：“既不关我事，在此徒然碍着你们说话，我等会再来。”说着回后去了。伯青道：“最好是公送，若各送，即有了厚薄不齐；既然者香有信托我们，就连他四个公送。但是这份寿礼，须要大家斟酌，送何物件？”二郎道：“寿序各省是多的，只愁江府挂不下呢！若送希奇玩物，我见送的人亦复不少。昨日细为打听，惟有戏酒，却没有人送。何不我们公送唱戏十日，连这十日的酒席费用，多是我们公备，不知可使得？”从龙道：“送戏倒还新鲜，自然是叫福庆班了。伯青必定愿意，可以借此十日，与五官大为盘桓。”伯青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两人议送戏的，我又未曾插嘴，何以硬栽到我身上来？我明日偏教五官不来，省得你们讥诮。”二郎道：“罢哟！你虽然如此说项，他肯不来吗？我们也不肯叫别家的班子，若你们两地里怨恨，落得借花献佛，做个好人。你们既愿意送戏，明日我即定班子去，不要定迟了，临时又没有空。”少顷汉槎出来，留众人吃了饭，又坐了一会，从龙、二郎散



去。次早，二郎套车，亲至隐春园说定江公寿期，唱戏十本。先交了定金若干，回来即至伯青处算明戏酒等费，四人摊派；王兰的一份，从龙垫结，随后再通知王兰寄归此款。

话休烦絮，转瞬已至江公寿辰。前数日，内外各官纷纷送贺礼不绝。连那远咱的多克定日期，不迟不早的送至。皆因江丙谦是当朝首相，爵位尊荣，人人争来趋奉。江公本意不做生日，无奈事到其间，不由他作主。有几家至亲内眷，贺礼不得不收。外人闻得江公收了礼，即以此几家为例，甚至一送再送，苦苦掇收，江公只得暂行收下。谁知这风声传闻开去，连那以前送过不收的，多重又送来，不容江公不收。那掌管收礼的家丁，忙的日夜不闲。所有奇珍异宝，古玩时器，不可胜数。

到了寿日这一天，内外张挂灯采，上面用五色锦棚遮日，下面用一色大红猩猩毡铺地；百余名家丁，皆是锦衣花帽，各处执理事件。在京大小各官，都亲来道贺。府门外车马喧闹，络绎不绝。座中的客，是亚相胡文渊，协办大学士李文俊，吏部尚书鲁道同，户部侍郎曹大生，通政司洪鼎材，以及宗室亲藩，各王公大臣。陪客请了巡城御史柏如松，他是由中书科新转升的，同大理寺少卿云从龙，部郎中冯宝，侍读祝登云，与他儿子汉槎，分头陪着众尊客看戏饮酒。此日即是伯青等人所送的福庆班，在外厅演唱，真乃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，说不尽的富贵，看不尽的奢华。

早有柳五官上厅，见众人请安，先到首座上胡公前请点戏目。胡文渊接过戏目，把五官上下望了几眼，捻须微笑道：“我久闻其名，今始见其人，可谓名实相符，不愧外间扬赞。”又问五官年纪出处，五官低着头，红晕两颊，一一



的对答。胡公竟忘了点戏，絮絮叨叨，不问他别话，只问他在京认识些何人。适值首席陪客是祝伯青，五官口内虽答着胡公，那一双俊眼，却不住的回盼伯青。伯青恐胡公看出情形，又不好转过身去，遂借话欠身，对胡公道：“老师只觉此子外貌可取，不知他腹内亦好。据云是旧家子弟出身，因幼年迫于饥寒，卖入梨园。每与人言，以唱戏为辱。在门生愚见，万非寻常优伶可类。”胡公听了点首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嘉可敬！我看这孩子，将来还有点出息。”遂点了《满床笏》一出。五官又到各席首座上请点了戏，随后从龙也点了一出《昙花合影》上的《忆偶》因近日已有人将三部曲词拣选了几出出色的，谱成工尺，可以演唱。五官回转戏房，顿时台上开了锣，先演了《大赐福》、《加官》等戏，然后即扮点唱的戏文。今日大半均是五官的戏，又唱到《忆偶》一出，五官扮的是虞生，身着儒服，头带儒巾，出台即唱道：

[满庭芳] 东浙才人，西冷秀士，争夸盖世名流，青云有路，不患步瀛州。系足红丝未定，妙年华虚度春秋，红衾冷，兰房寂寞，午夜使人愁！

遂又说白道：

二八青年美子都，风流蕴藉一鸿儒，
只因未遂三生愿，遍访江南绝世姝。

小生虞德昭字凤文，武林人也。上有椿萱下无兄弟。富豪甲世，早欣身入黉宫；井臼未安，底事心关秦晋。目下游学金陵，依栖舅氏。单生表妹，



小字洛珍，也算色冠群芳，才倾八斗。只是一件，任意娇嗔，侈谈武艺；甥可作婿，虽然舅父有心；亲上联婚，争奈小生无意。近日在外，历访明珠，难藏金屋。东邻有貌，嗟无咏絮之才；西舍多才，又少如花之貌。天下非无美色，斯人未赏余心。所以小生因缘尚蹉跎于此日也。

后又接着唱了下去。五官故意卖弄精神，细意熨贴入神的演唱；堂上诸官，无不喝采，皆放了重赏。恰好东边席上首座是李文俊，陪客云从龙。文俊道：“在田，你看五官这孩子，年纪既轻，唱口又佳，怪不得京中一时传为美谈，甚至以一见一语为荣。不知日后便宜谁人，赎取他去做名贴身青衣，倒还不俗。”从龙笑了笑，低声说道：“有主顾了！”文俊惊问道：“此鹿得于谁手！但恐此人不合，反玷辱了他。”从龙笑道：“若说出此人，定蒙许可。”正欲说明，早被伯青所得，恐从龙说出他来，为人取笑，在隔席轻轻的嗽了一声，是暗叫从龙勿说。那料已被文俊看见，顿然明白，不觉大笑道：“世弟！你好呀！果真此子已属世弟，可谓彼此不屈！妙妙妙！”伯青原恐从龙说了，为文俊知晓；不意文俊反高声说明此事，急得满面通红，坐立不安，又不好拦阻文俊不说。此时一厅的人，正不约而同，齐齐夸奖五官，也有叹息的，也有垂涎的。忽闻文俊一言，众人同声叫好道：“五官得祝年兄赏识，恐从此声价又增百倍矣！真令我等爱甚妒甚！”伯青闻众人所说，分外难处，回头见胡公坐在首席上，也在里点头微笑。偏生柳五官在台上演戏，那一双俊眼，不住的向着伯青笑。众人看着台上，又看着伯青，



皆抚掌大笑。伯青万难安坐，只得托辞告便，躲入书房去了。

文俊道：“都怪你们不好，把人家嘲走了！可知台上唱的人，多没了神采。”回头吩咐伺酒的家丁：“去请了祝大老爷来，说我们立候他说话呢。”伯青闻请，只好重又出来入席，那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的，俯首无言。文俊笑道：“世弟，你真欠老成了！人生少年，皆有之事，而且此等尤物，人所必赏。我辈正羨世弟眼力甚高，不同凡俗；我自信不及世弟远矣！犹忆初入京都，少年心性，尚孜孜寻恋；何况世弟，具此才貌，五官又具此美质；正天留此物，以待世弟赏识耳。”说罢又哈哈大笑道：“非是我说句放肆的话，不怕在座诸公作恼，除却世弟，他人竟配不上去结识五官！”伯青听了，越发羞愧难容，勉强笑答道：“世兄不可信在田的话！他是有意糟蹋小弟的！五官身价甚重，性情高傲，连大人先生们，稍不惬意，他都不屑去晋接；小弟不过一穷翰林，怎敢妄作此想？倘为五官所闻，要笑小弟太不自量了！”文俊摇头道：“没有的话！五官那孩子，虽不可以富贵压之，我久闻他与人契合，却不在人品高下上分别。况在田与你至交，断不忍平空的糟蹋你！你纵力辩，我只是不信。”

时有鲁道同在西席首座上，句句听得明白。鲁公亦有意五官，前次曾去亲近，五官嫌他是个山西人，秉性粗鲁，着实冷落了他一场。鲁公大为没趣。后来访问五官一概如此，不滥交人，他倒也罢了。起先见五官上来点戏，胡文渊与他说话，他虽低着头，那一双眼睛，不住的暗睨伯青，鲁公心内即百般疑惑。此时听得文俊嘲笑，又见伯青如此情形，显而易见，是五官属意在伯青身上，心内却忿忿不平；起来淡



笑道：“祝年兄的话，也未为无理。五官生性颇傲，连东府里王爷，待他那样好法，他多不过去趋承；难道现放着一位威尊势重的王爷不去巴结，倒愿结识祝年兄么？李大人不可过冤屈了人！这是云大人与他取笑的。”伯青明知鲁公是讽刺他的话，心中反觉欢喜，借此正好塞众人的口，忙道：“鲁大人真乃洞见晚生肺腑！可见我纵有意五官，他也不致有意于我。”文俊对鲁道同笑道：“你不要代他说话，难不成你亦有心五官，与祝年兄争酸么？”引得四座哄然大笑。鲁公闻文俊又来取笑他，不好再开口，也只得付之一笑而已。却暗自恨道：“可恶五官那小畜生，日前冷落我，倒不怪他，我只道你终于如此。原来你爱上了祝翰林！若论年纪，自然祝翰林比我小得多呢；若论爵位，他较我甚卑，你何以舍尊就卑？其理不解！你既恁般可恶，只要我从中阻挠，你纵有心祝姓，亦是枉然。”

胡文渊因伯青是他门生，又坐在自己席上，说笑不便，即借着别的话，打断了文俊嘲笑。少顷，戏文暂歇，五官又上厅，合座敬了一巡酒。鲁道同因心内不悦，敬至他面前的酒，连身子动都不动，遂起身作辞。众人亦欲早散，江公再三挽留不住，率领子婿相送。见众人登了车，方回厅前。撤去残席，重新摆了两桌，只剩从龙等一班陪客，与几家内亲，不便即去。江公首座，其余挨次入席。台上又开了锣，直唱到二鼓后方住。江公早颓然大醉，从龙等人也告辞回去。次日，江公又补请同僚诸官，热闹了十余日，方命汉槎至各处谢寿。从龙等人，这十日中也忙乏了，各在私第歇息。

这日伯青正闲坐书房，与汉槎说道：“在田、楚卿有好



几天未来了，我要叫人去请他，难不成忙病了么？”汉槎笑道：“我看倒不是忙病了，只怕连日大吃大嚼的，他们两个多吃伤了。”伯青听说，大笑，唤进连儿吩咐去请他们。不多一会，从龙、二郎齐至。伯青道：“你们近日躲在家中作什么呢？当真应了子骞的话，前日吃伤了不成？”二郎不解此言，急问原故。伯青将汉槎适才背地里议论的话说明，二郎笑指汉槎道：“你这小油嘴，也学会说几句趣话了？难道我与在田如此贪嘴么？你倒会编排我们！明日待我写封信去告诉爱卿，说你近来口才大为长进，较前天地悬殊了，让他好准备着，不可似前番那样信口开河的取笑子骞，而今子骞有了给辩之才，紧防他反唇相向，大要留神。”从龙道：“这也是好事。若单是爱卿善言，也觉没趣；未免单丝不成线。既子骞现在工于诙谐，正所谓旗鼓相当，不愧天生一对，切不可再似前次，说出那个龟字令来，那就不妙了！”说得伯青、二郎顿足大笑。汉槎脸一红，也笑了笑道：“你们开口闭口，都将爱卿比较我；不知爱卿善言，是他口利；我不善言，是我口钝。我与爱卿风马牛不相及，他又远在南京，千里之遥，你们时时把他作话柄，使他终日喷嚏不止，何苦来呢！非比楚卿与翠颦嫂子，说起来，才没有推诿呢！”二郎道：“你很好！你说不过在田，又歪缠到我身上来！真正不解！”众人互相嘲笑，忽见连儿急急的上来道：“福庆班柳五官闹出事件来了！现在跟他的人，在外要面见爷们说话。”伯青听了大惊，忙问原委。未知五官闹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九回

莽公子大闹隐春园

俏优伶避投江相府

话说吏部尚书鲁道同，那一日在江公处拜寿，席上见柳五官专意伯青，心内大为不悦。彼时欲多嘲笑几句，又碍着众同僚在座，怕人反说他争祝翰林的风，只得忍耐下去，托故回来。到了自己私第，除卸冠带，独坐在书房，愈想愈气。忽见他两个儿子进来请安。大公子今年二十四岁，单名鵬，表字云程。二公子鲁鹏，字翰飞，年方十九岁。皆倚着老子官居冢宰的权势，纳粟入监读书，去岁同下北闱，又通了关节，鲁鹏中了第八十一名举人，鲁鵬中了一名副车。兄弟二人，一时新贵，分外洋洋得意。终日里渔恋男色，窝赌宿娼，无所不为。鲁道同未尝没有风闻，无如溺爱二子；又因次子已中举人，长子亦是个副贡，不便过于拘束。是以二子益发肆无忌惮。

这日方从馆子里饮酒回来，二人吃得醺醺大醉；到了书房，见父亲已回，上前请了晚安，侍立一旁。若论道他们二人，那里还有鲁道同在眼？无奈大人家虚仪伪节，都要行



的。鲁鹏道：“老爷今日为何满脸怒容？是合谁淘气的？”鲁鹄道：阿弟，又讲迂话了，那人有多大脑袋，敢给爷受气么？爷平日就是恁么一付面孔。”鲁公喝道：“该死畜生，呆头呆脑的，又来说醉话了！还是你兄弟有点见识，能窥察人的气色。我看你越大越糊涂了！我今日委系受了人的气，若是别个给我气受，也还罢了；我如今受起兔崽子的气来，还了得吗！”遂将五官的话，从头至尾，与二子细说。鲁鹄未曾听完，早气得暴跳如雷，大骂不绝道：“好大胆的兔崽子！太要分儿了！仗着谁的势，都欺起咱爷来了？阿弟，我与你带了几名家丁，前去把那隐春园毁了，再将那兔崽子抓出来，恶恶的捶他一顿，方知道鲁天官家利害！”鲁鹄听了亦大怒骂道：“反了反了！而今兔子比谁还大，不是我说，爷也太懦弱了！难不成受了兔子气就罢了么？彼时在江中堂家，不好发作他，爷回来，即该知照刑部衙门，与兵马司处，把小兔崽子抓了去，再将他园子封锁，不准唱戏，看他的那些心爱孤老，可庇护得着？他所仗恃的，不过是东府里王爷平日宠爱他，难道王爷为一兔崽子，反来恶识爷么？大哥说的不错，我们就去捶他一顿，然后再议！”说罢，回身一叠声的唤人。早进来四五个家丁，站立一旁，候二人吩咐。鲁鹄道：“你们下去，挑选一二十个精壮力大的上来，我明早有事差你们去。”众家丁答应退出。他兄弟二人，也忿忿的回后去了。

次日清早，果然挑了二十几名身材高大的家丁，鲁鹄、鲁鹏又叫外面备了两骑马，领着众家丁，气生生的向隐春园而去。鲁道同正在怒恼之际，见两个儿子去替他出气，非独不阻拦他们，反心内欢喜，夸奖他兄弟有胆有识，能干大



事。五官那小畜生，若不惩治他一番，定要狂上天去，只恐我家出头与他做对，十个祝翰林，也不济事。就是江老头儿，晓得了我代他女婿断除外路，他还要感激我呢！喜孜孜，坐在书房，等候他两个儿子回来的消息。

单说鲁鹏在路上与鲁鹏计议道：“我们此去，不能猛然就打骂他，必须寻个事端才是。”鲁鹏笑道：“这又何难之有？我们去假作听戏，叫五官来陪酒。他必然不愿意，那时即翻转脸来；倘或他不敢违拗，我们即临时见机发作。总之要占住一二分理，就是旁观的人，也不能批削我们。”鲁鹏拍手称妙。二人又加上一鞭，早至隐春园门首。忽见迎面来了一辆车子，隔壁高高吊着。鲁鹏眼快，见是五官坐在里面，知道他要出局去，忙把牲口一拎，向他车前冲过。那马见面前有辆车子，惊得直跳，又与驾车的牲口对相啮蹶，几乎把鲁鹏摔了下地。鲁鹏大怒道：“什么王八崽子，惊了我少爷的马！”说着即举起鞭杆来打车夫。五官正在车内，见来人颜色不善，又听他口中自称少爷，想必是大来头，忙跳下了车，上前陪笑道：“爷不要生气，实因车子走得太急，才惊了爷的坐骑，并非有意。我这里给爷请安！”说毕，单落膝跪了跪。鲁鹏本是个好色之徒，今见五官柔声下气的陪罪，那一种姣媚之态，令人生怜；况且他既陪礼，即不便发作，上前止住鲁鹏道：“既是正主儿懂事，车夫是个小人，大哥恕了他罢。”回头对五官道：“若不看你解得人事，我们定不依的！你可是福庆班的五官儿么？”五官应是。鲁鹏道：“我正欲来寻你，可别要出局去，随我园子里来，有话与你讲！”五官见势头不好，只得忍着气，随了鲁鹏，又回园内。暗暗嘱咐驾车的：“牲口不要解散，我得空仍要去的。在园



门外伺候着就是了。”

鲁鵬、鲁鹏到了园门下骑，带着二十几名家丁，昂然直入。早有跟五官的人抢先知会傅阿三去。鲁家兄弟走至台前，拣了一付座头坐下，叫五官也在下首坐了。一众家丁，左右排列，个个竖眉睁目，欲寻欧打的意思。旁席上，有认识鲁家兄弟的，又见如此情状，知道出了事件，怕招揽到自家身上，托故走开。五官却明白来人是寻气的，然再三细想，并未得罪此二人；况一面都没有会过。又问了他们姓字，平日亦知鲁家兄弟的行为，心内又气又怕；见傅阿三忙忙的走出，到了席前，陪着笑请了安，垂手站在一旁道：“二位爷上姓，还是单听戏，还是要备酒伺候？请爷们示下，好去预备。”鲁鵬圆睁两眼大喝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！连我们多不认得？自然要酒伺候，难道吃了你的相赖么？”傅阿三笑道：“小人怎敢如此设想？这是园子里规矩，有客来都要问声，怎生爷即作起恼来？”鲁鹏大怒道：“你敢抢白我少爷么？”喝叫家丁：“将这王八崽子，抓到兵马司里去！”

傅阿三起初出来，原欲将就来人出门，所以陪着小心，问长问短。今见他二人，一味的歪缠胡闹，又信口漫骂，以势凌压，不禁动起气来，脸色一沉道：“爷们不是来作乐的，分明来淘气的！不知小人何处得罪了二位爷，说明了，死而无怨，可不是笑话么！”说毕，回身欲走。早有鲁鹏抓起一个盖碗劈面打来。傅阿三低头躲避。鲁鵬一腿将桌子踢倒，齐声大骂道：“瞎眼囚攘的王八下贱东西，竟敢挺撞我们！我知道你班内有个把红相公，结识了王爷，瞧不起天下人。今日先打死你这王八，看有谁人替你出头？”五官也起身来劝，他兄弟鲁鵬顺手一拳，打倒在地，喝令家丁等先将这小



兔崽子捆起。傅阿三正欲跑脱，早被鲁鹏夹领一把抓起，不住手的左右打了十数个嘴巴。又喝叫众家丁，将隐春园拆毁了，有理再叙。众家丁如狼似虎，扳倒台柱，推翻桌椅，打得乒乒乓乓，一片声响。傅阿三倒在地上，乱滚乱碰，大喊道：“没有命了！”又呼地方救人。柳五官哭得昏晕过去。看戏的，见势头不好，谁人肯做人命干证？一哄而散。傅阿三心内如刀割一般，又气又内痛打损物件，一时愤不顾命，抽空爬起，一溜烟跑入后面，把一班扛抬戏箱与做活的人唤齐，到外面与来人打降。不问他是王爷的世子，公候的爵主，拚着打死他一命抵一命。众人听领班的如此吩咐，又是一起粗人，那里晓得利害？一声吆喝，各自手执棍棒，横七竖八的，打了出来。又有几个，抢出将园门闭关，生恐来人溜走。鲁府家丁，反被他们打伤了几名。傅阿三一头撞入鲁鹏怀内，大骂道：“我这条老命不要了，与你小杂种拚掉了罢！”鲁鹏见人众对打，又见园门关上，心内也觉着慌。大喝道：“了不得！了不得！禁城之内，胆敢行凶，真真目无法纪！”那带来的家丁已被班子里人捆绑几个，其余受伤的，都想脱身。又有四五个人，抢上来要打鲁家兄弟。鲁鹏、鲁鹏更外着忙，也想溜走。却为傅阿三缠住不放，碰头磕脑的拚命。正闹得无摆布处，忽闻园外一片声叫唤，打开园门，撞进数十名兵丁差役来。

原来傅阿三喝令人众打降之时，早差人越墙出外，到东府里送信。东府王爷闻得此信，大为惊诧，恐五官吃苦，忙打发一名堂官，飞骑至巡城御史柏如松处，以及九门提督衙门，嘱令速往镇压。两处奉了王爷的示，不敢怠慢。柏如松亲自乘马前去，九门提督即差了一名武弁，协同西城兵马

